

醉，對某些人來說，可能是再熟悉不過的感受。每天沉醉於汪洋而馥郁的酒海，鎮日酗酒麻醉自己，不能自拔也；但對於某些人，卻是從未嚐過的滋味，甚至是認為喝得醉醺醺的奇妙感覺太過可怖。可是，喝得已經抱著馬桶的人，總是自言自語地堅稱沒醉，還说要繼續喝個十回；而滴酒不沾，或者自酌幾杯的，便頻頻稱醉，不能再喝了。

那醉……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？

在說文解字中，醉，酒卒也。各卒其度量，不至於亂也。此外，醉字的「酉」表示酒，「卒」表示終結。即酒喝到不能再喝的時候，就醉了。不過，酒喝到不能再喝並有其度量，是誰決定？醉與不醉，又是如何界定？以筆者的愚見，醉與不醉，取決於喝酒之人的心態與意欲；是心醉也，而非人醉也。

耳熟能詳的《醉翁亭記》中有這麼的一句：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。作者歐陽修與友人在醉翁亭喝酒，品嚐的不是酒的濃郁芳香，而是林壑幽美的琅琊山，潺潺流淌

的釀泉水，四時之景不同的天地之美景，讚歎造物者的奇妙恩典，因其恬適的環境而醉倒。當中的「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」，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他醉於質樸的山野盛宴，不是因桌上的泉香而酒冽，而是因為他享受當中與民同樂的時光，淺嚐幾口美酒，便因為心生快樂，醉意盎然而生。假若他不愉快，喝上數十斤，數百斤也是不會醉的，因為他的心，依然不厭足於，那沒有感情的酒。

容筆者再舉一例，清代作家張岱的《西湖七月半》中，他看過了附庸風雅的看月之人後，他與友人「拉與同坐。韻友來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發。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，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」他在幽靜閒適的美景中悠然自得，與同行之人共嘗佳餚美酒，一同靜觀天將放明的蒼涼月色。由此可見，他的心已為迷人脫俗的天色及其生活的趣味而醉倒。酒只是助慶的玩意，醉，還得取決於人的心態。

至於無間歇喝酒而自稱沒醉，聲嘶力竭求酒喝的人，只要他們喝酒的目的沒有達到，或者心裡的慾望沒有因喝酒而實現，便不能讓自己醉倒；不斷的索求，不斷的討取，不斷的大口喝酒，這代表他們的心仍然空虛，不踏實。即使他們嘔吐大

作，暈頭轉向，胡言亂語，但這些，只不過是生理上的醉，而不是心靈上，精神上的醉。

就如《將進酒》裡面的李白，他要的是「斗酒十千恣歡謔」，求的是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，想的是「但願長醉不復醒」。但是，他真的能長醉嗎？他的心誠然得到了填滿嗎？不。他萬千的憂愁只能藉酒精暫時忘記，酒醒過後又是憂思難忘，甚至是更為悲痛，心裡依然空無一物。同樣地，他只是人醉，並非達到真正的心醉，神醉。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是醉的最高境界，是所有人心神嚮往，夢寐以求的醉。這種醉，是美好的，是舒服的，是安寧的。人的生理和心理同時得到最適當的滿足，不愠不怒，整個思緒飄到最愉悅安然的桃花源，被醉之人融化於使其醉之物，兩者渾然一體，感受著最香甜豐腴的甘露.....